

祖国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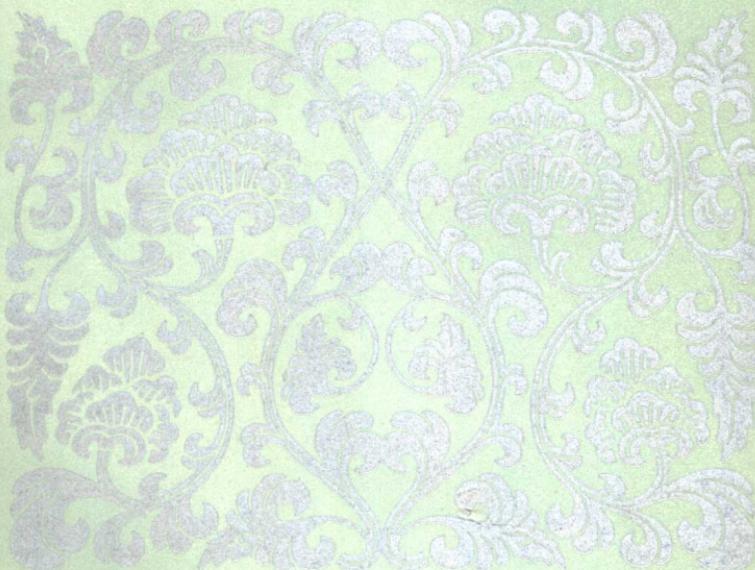


祖国丛书

容 阖

——向西方学习的先驱

顾长声 著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祖国丛书

容 阁

——向西方学习的先驱

顾长声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张 璞
封面装帧 范一辛

容闳——向西方学习的先驱

顾长声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市东张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75 插页 2 字数 51,000

1984年11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29,001-44,000

书号 11074·616 定价 0.44元

ZUGUO CONGSHU

我们的祖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，是养育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母亲。

编辑出版《祖国丛书》旨在全面、形象、真实地展现祖国的风貌，帮助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，加深对伟大祖国的热爱，焕发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。

丛书的主要内容，有祖国的建设新貌、悠久历史、锦绣河山、灿烂文化、科技成就和杰出人物等。它以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年读者为主要对象，编写上力求形式新颖、通俗生动、图文并茂、雅俗共赏。

这套丛书由人民出版社、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三家共同出版。

书 号 11074·616
定 价 0.44 元

祖国丛书

孔子的故事

屈原——我国最早的大诗人

雄才大略的汉武帝

杰出的军事家韩信

一代名相诸葛亮

玄奘

杨家将的历史和传说

李时珍

探险者的足迹

——大地理学家徐霞客

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

容闳——向西方学习的先驱

邹容和陈天华

鉴湖女侠秋瑾

民主革命的先行者——孙中山

护国运动主将蔡锷

国民党左派的旗帜——廖仲恺

国际友人在中国革命中

日军侵华暴行

——南京大屠杀

延安整风始末

新中国的诞生

目 录

引 言	(1)
1 童年时代	(3)
2 留学美国	(10)
3 回国之后	(17)
4 访问太平天国	(24)
5 投奔曾国藩	(30)
6 为洋务派服务	(35)
7 选派幼童赴美留学	(40)
8 留学生教育计划的夭折	(46)
9 调查国外华工状况	(55)
10 参加变法维新	(58)
11 倾向革命派	(68)
12 晚年在美国	(74)
附录 生平大事年表	(82)

引言



容闳像(1828—1912)
像底部为亲笔英文签名

容闳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驱，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爱国者。他自少年时代起接受西方教育，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回国。他竭力主张并促成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学习，后来又投入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运动。在晚年的时候，他又倾向革命，拥护民主。他一生顺乎历史潮流，为祖国和中华民族作出过贡献，并为中、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

往来开拓了道路。他的爱国思想和社会实践，对近代中国的进步事业产生过积极的影响，值得人们缅怀和景仰。

本书主要根据容闳写的自传《我在中美生活的经历》、南屏《容氏谱牒》(1929年重修)和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容闳部分档案等材料写成，力求如实地反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。容闳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远涉重洋到国外学习，对西学产生了极大的信心，以为要救国，只有维新、要维新，只有学外国。他长时期致力于发展教育事业，希望求得国家的富强，为此奋斗了一生。他的留学生教育计划失败后，又参加变法维新运动，可是又失败了，最后才懂得必须革命。我们从容闳的一生事迹里，可以看到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贯穿和体现。这些事迹，至今对我们仍起着鼓舞和激励的作用，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和教育。

同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，容闳也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并非完人。他所提出的一些主张或方案，往往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有一定的距离；同时，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。本书对容闳的缺点和错误，也实事求是地加以指出，以便从中汲取历史的教训。

童年时代

容闳，原名光熙，族名达萌，号纯甫，1828年11月17日（清道光八年十月十一日）出生在广东香山县（今中山县）西南菠萝岛南屏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。父亲容丙炎，依靠租种地主三亩土地和打渔为生，容闳排行老三，全家兄妹四人和父母六口，一起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。

当时清朝在位的是道光皇帝，他代表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，朝廷内充斥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，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的腐朽官僚。随着清政府的日益腐朽，民不聊生，广大农民不得不揭竿起义，反对清政府的反动专制统治。

容闳的童年时代，正值中国这个最后的封建王朝危机四伏、走向衰落的时代；同时，西方资本主义由于工业革命的发生，生产力得到大规模的发展，正在加紧向世界各地攫取殖民地，积极向东方扩张，准备大举入侵中国。清政府实行的长期闭关锁国政策，在西方的不断冲击下，已濒临破产，但是却又虚骄自大，目空一切。

菠萝岛南屏乡，四面环水，与澳门一水之隔，距离只有

五里路。早在明朝中期，澳门就被葡萄牙殖民者侵占。在容闳出生后的年代里，澳门已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掠夺和侵略中国的基地，设在这里的英国东印度公司，就是向中国大规模走私鸦片毒品的大本营；还有许多被派到东方来的欧美传教士，也都以澳门为桥头堡，渗入东南亚一带和中国沿海地区，进行政治的和文化的侵略活动。其中有个叫郭实腊的德国传教士，是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国际间谍。他冒充福建人，说得一口闽南话，穿着打扮都与中国人一样，曾多次非法潜入中国沿海地区进行侦察，搜集了大量地域、经济和军事情报，提供给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有关部门，成为后来武装入侵中国的重要参考。

为了侵略的需要，郭实腊还指使他的英国籍妻子，在澳门开设一所小学，专门招收贫寒子弟入学，施以奴化教育，企图培养一批为外国侵略者效劳的人。

容闳的父亲有个朋友，恰好在郭实腊妻子办的那所小学里工作。他从澳门回到南屏乡时，曾和容丙炎谈起在澳门的那所小学，提出何不送容闳去该校读书。因为不收学费，还供食宿，读了几年英文之后，便可以到洋商那里当个帮工或买办。这事打动了容丙炎的心。因为家穷，这样做比送孩子进私塾省钱。于是，他托那位朋友去要求郭实腊的妻子，收他儿子入学。

郭实腊的妻子同意了这个申请。1835年的秋天，年仅七岁的容闳，在父亲带领下，乘了一条小船，带了几件衣服，过海来到澳门。这是容闳初次离开自己的家乡。到了学校

里，他第一次见到一个与中国人不同的外国女人，蓝眼睛、高鼻子、白皮肤，一头蓬松的红头发，还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裙。他惊恐万状，转过身来就向校外逃。父亲连忙追去，把他抱了回来，容闳在父亲的怀里浑身发抖。父亲和他的朋友好生诱哄容闳，叫容闳在学校里听话，好好念英文，长大了好赚钱。这样，容闳的小小眼眶里满含着眼泪，告别了父亲，开始了他的小学生生活。

郭实腊的妻子招收了十几名穷苦孩子，大部分是女生，每天强迫他们接受西方基督教的灌输，还教他们读点英文。她对学生异常苛刻，经常训斥和体罚，致使学生因为经受不住虐待，而常有中途辍学的。女生中就没有一个读满一年。

容闳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，他对于郭实腊的妻子经常打骂学生，非常不满。虽然他的年纪最小，在入学的第一年就因不堪忍受侮辱，而策划过一次逃学事件。他与一些女同学秘密商议这个计划，还偷偷地溜到校外海边勘察，知道那里有渡船，可以乘船过海回家。结果，有六位女同学表示愿意与他一起逃跑。于是，容闳又一个人潜出校门，到码头边事先雇好一条有篷的小船，讲好第二天一早过海回家。

第二天，同学们吃过早饭后，容闳和六个女孩趁着郭实腊的妻子离开的间隙，一个个溜出校门，钻进了那条停靠在码头上的小船，随即请船老大朝着对面菠萝岛划去。他们计划先到容闳家躲一夜，然后分别各自逃回家去。

正当这条小船划过海峡一半航程的时候，发现后面有条船在追赶，孩子们大为吃惊。容闳求船老大加快速度，但

也无用，因为他们的两把桨无论如何也划不过后面那条船的四把桨。后面那条船愈追愈近，容闳等七人只得束手就擒，被押回学校，随之而来的是惩罚和侮辱。

郭实腊的妻子命令容闳等七名逃生排列成行，在校园内示众，然后进教室，站上靠墙的一条长桌子，面孔对着全体同学。容闳站在正中，左右两边各站三个女生。郭实腊的妻子给容闳戴了顶用纸糊成圆锥形的高帽子，胸前挂了一块纸做的大方牌，上面写着“逃生魁首”四个大字。容闳和六名女生被罚站在桌子上，整整示众一个小时，直到放学的时候才准下来。容闳在后来回忆说：“这是我一生中受到的最大的耻辱。”

1839年初，郭实腊已在忙于为英国侵略者武装入侵中国作准备，叫妻子立即关闭在澳门的这所小学，把学生全部遣散。容闳也失学回家，当时他已十一岁。他家比以前更加贫困了，父亲又经常生病。他学得的几句英语，也没有什么用处，年纪还小，只能帮助做一些家务。

1840年6月，英国终于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。对于发动这场侵华战争，英国政府是蓄谋已久的。早在1832年，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派遣郭实腊和该公司的代理人胡夏米，从澳门出发到中国沿海，进行侦察活动。正是根据他们所搜集的重要情报，英国政府制订了武装入侵的作战方案，并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，发动了这场侵略战争。这一年秋天，当鸦片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，容闳的父亲终因贫病交迫，不幸去世，遗下母亲和兄妹四人，生活更加贫困。十二

岁的容闳，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，不得不自谋生路，批发来一点糖果，挑了一副担子，在村子里和邻近地区叫卖。他当时每天凌晨就起床，整天在外面叫卖，一直到晚才回家。每天赚到的钱，全部交给母亲，再加大哥捕鱼的收入，一家才能勉强糊口，过了一个冬天。

冬天过后，店铺停产糖果，容闳又无事可做了。等到水田的稻谷收割时，容闳便跟姐姐到田里去拾些稻穗，拿回家去熬粥汤充饥。正在容闳生活艰难之际，他家的又一个邻居从澳门回来休假。这邻居在澳门的一家天主堂办的印刷所里当工人。他来串门时和容闳的母亲说起，印刷所需要雇用一个略识英语、能读懂数词的折页徒工。容闳的母亲当即告诉他说：“闳儿曾在澳门进过三年洋人办的学校，不但识得英文，还会讲英语。”

在母亲的请求下，那位邻居就带着容闳到了澳门，经过印刷所考核，居然被录取，每月可得四元五角钱工资。从此，容闳开始当一名印刷所徒工。他省吃俭用，每月把积蓄的钱，按时不误地交给母亲，贴补家用。

容闳在澳门天主堂的印刷所只工作了四个月，又因要进马礼逊学堂读书，就辞职离去。马礼逊学堂是1839年11月由广州外侨组织的马礼逊教育会创办的。这个教育会在1835年成立，是为纪念已故的英国派遣来华的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^①而命名的。学堂由在广州和澳门的外侨集资，并

① 马礼逊(1782—1834年)，英国传教士。他曾将《圣经》译成汉文，还编过一本《华英字典》。

从美国聘请了一位名叫塞缪尔·布朗的来当校长兼教师。由于学生来源短缺，该校尽可能把原在郭实腊的妻子办的小学读过书的孩子找回来，让他们免费入学，并供给食宿。

容闳因为在印刷所里已有了工作，当得知有机会可以再次读书时，就回家和母亲商量。开始，母亲有点为难，后来看到这个孩子很有志气，也就答应了。

1841年11月，容闳进入澳门的马礼逊学堂念书。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，马礼逊学堂迁到香港，在英国殖民当局拨给的一个山头上建校。容闳在该校读了将近六年书，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这与他的老师布朗的栽培，是分不开的。

布朗与郭实腊的妻子截然不同。布朗原是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的毕业生，来华之前在美国教书，是个有学问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。当马礼逊教育会向美国发出呼吁，请求派遣一位教师前来中国办学时，耶鲁大学有好几位教授联名推荐布朗来华。他带着妻子于1838年10月自纽约启程来华，1839年2月到澳门筹建马礼逊学堂，11月正式开学。

容闳称他的这位老师“多才多艺”，“他很容易受到学生们的爱戴”，“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教学工作”，“给学生们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好老师”。布朗在他写的报告中也说：“孩子们和我的家人混在一起，我们勉力待他们如亲生儿子，鼓励他们对我们具有亲密无间的信任，做他们最好的朋友。”布朗亲自开设了西学课程，包括算术、代数、几何、生理学、地理、历史、音乐等，还教授英语，也请中国教师教授古汉语。可以说，该校是在近代中国传播西学的第一所洋学堂。

容闳在这里读了六年书，已能熟练地掌握和使用英语，对世界地理和历史知识有了基本的了解，对自然科学也打下了基础，知识面远比在当时私塾读书的生徒广阔。但是，由于这所学校受到在华传教士的控制，也强迫学生接受宗教灌输。

1846年9月，布朗向学生宣布，他们一家不久要回美国休假。他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，他愿意带几名年岁较大的学生到美国去深造，凡是希望同去的可以站起来。容闳第一个起立，第二个是黄宽，第三个是黄胜。在当时，离乡背井、远渡重洋去留学，是一件需要很大勇气的事。布朗当即表示欢迎，要他们回家去征得父母亲的同意。

于是，容闳回到南屏乡去。母亲是多么舍不得这个已经有了一定文化的儿子远游啊！此去生死未卜，以后是否再能见面？一连串的问题使母亲一时难以答应下来。但是，容闳已经下定决心，要到国外去深造。经过再三恳求，母亲只得勉强答应，但是已是潸然泪下了。容闳含着满眶热泪告别了亲人，回到澳门。

经过一番筹备，预定出国两年的费用，由香港一位报社编辑、英国友人肖德锐承担，船票由美商同孚行捐赠。容闳、黄宽、黄胜三人跟随布朗一家在1847年1月4日从香港乘坐“女猎人”号货船启航。经过三个多月的颠簸，4月12日安抵美国纽约。从此，容闳开始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活。这时他已是十九岁的青年，已懂得弗朗西斯·培根所说的“知识就是力量”的名言。这次亲身来到美国，直接向西方学习新的知识，准备将来学成归国，可以有所作为。

留学美国

容闳和黄宽、黄胜两位同学，都是初次远涉重洋。当时的航船须绕道非洲好望角，然后在大西洋上向北航行。船在南大西洋圣赫勒拿岛停泊补充淡水和食物时，他们有机会上岸去凭吊拿破仑的墓地。容闳从历史课本上读到过，拿破仑是法国显赫的军事家和拿破仑帝国的独裁者。他的军队曾经横扫欧洲大陆，不可一世。但是 1815 年 6 月在比利时的滑铁卢一战，这个穷兵黩武的法国皇帝终于被击败，被放逐在这圣赫勒拿岛上，于 1821 年郁闷而死。容闳等在墓地追怀拿破仑的历史，“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！”墓只剩下一个空穴，墓地上仅有一棵大柳树，下垂的柳条在迎风招展。他们摘下几条柳枝，准备带到美国去种植留念。

从圣赫勒拿岛再向西北航行，一帆风顺地于 1847 年 4 月 12 日到达纽约港。布朗一路上给他们讲解世界地理。当船进入纽约港之前，容闳记得 1845 年自己曾在澳门学堂写过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在纽约和哈德孙河上的一次想象中的遨游》，万万想不到如今竟然身历其境。当时的纽约只有三十万居民，高楼大厦还很少，但对容闳来说，已经看

得眼花缭乱了。他们跟布朗在纽约稍事停留后，就前往纽黑文的耶鲁大学访问，拜会了戴伊校长。容闳当时更没有想到，若干年之后自己会从这所大学毕业，成为近代中国留学美国的第一个大学毕业生。他们又跟布朗到了他在东温泽的老家，受到布朗父母的热情款待，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。布朗然后把他们带到马萨诸塞州的芒松，安排他们进芒松学校念书。

芒松学校的校长哈蒙德，对这三个中国学生特别关注，把他们编在英语部，学习英语语法、算术、生理学、心理学等课程。学校离开布朗的老家很近，他们三人的生活就托布朗的母亲照料。容闳等因为从小就有爱劳动的习惯，经常帮助布朗的母亲到山上砍柴，尽可能自己料理生活，以减轻她的负担。容闳对这位慈祥的老太太印象很深刻，曾说：“回想起我和布朗老太太的相识，交织着对她既尊敬又钦佩的心情。她确实是一位非凡的新英格兰妇女，在道德和宗教方面，有超人的力量。她一生饱经艰难困苦，终能一一克服而并发出光华，照亮了新英格兰的上空。”容闳在芒松学校求学期间接受洗礼，加入了基督教，这对他的一生都有影响。

哈蒙德校长亲自教授英国文学，容闳最喜欢听他的课。哈蒙德不仅是位学识丰富的教师，而且是莎士比亚的崇拜者，对莎翁的诗尤为喜爱。在每天朗诵文学作品时，哈蒙德总是详尽地讲解语法、语气、时态的巧妙结构，并且指出句子的美。由于这位校长的循循善诱，容闳的英国文学素养得以大大提高，熟悉了狄更斯、司各特、麦考利和莎士比亚